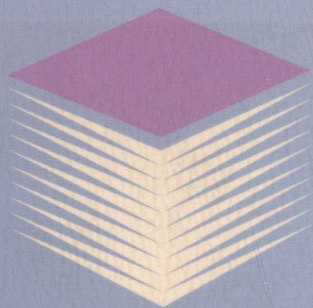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萧红选集

萧红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文库  
文学类

# 萧红选集

萧红 著

中国出版集团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萧红选集 / 萧红著. —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1  
(中国文库)

ISBN 7-02-004555-3

I. 萧… II. 萧… III. ①萧红(1911~1942) —  
选集②文学 — 作品综合集 — 中国 — 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492 号

责任编辑: 郭娟

整体设计: 李梅

胡建斌

责任印制: 董文权

萧红选集

Xiao Hong Xuanji

萧红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 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7.875

字数: 168千字 印数: 0,001—3,000

ISBN 7-02-004555-3

定价: 25.00元

## 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**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**

# 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

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 
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 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 
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黄书元  
敬 谱 焦国瑛

## 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 员：

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 岩 刘晓东

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

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 平 杨 静

孙 牧 乔先彪 贾立钢

## 悼 萧 红(代序)

萧红死去已四十余年了，今年又逢她的七十岁诞辰。国内、国外的有心人士都在研究她、纪念她，发表了很多的纪念文章。内中定有许多卓越之见，可惜我不能亲自阅读。

回想起在三十年代，萧氏夫妇初到上海时的情况，还是历历在目的。

第一次是鲁迅先生为我们安排了会见，在四马路小花园弄的梁园（河南菜馆）请客，目的是介绍我和别的朋友们与他们见面。可惜约我赴约的信，被我的小姨子耽误了，她第二天才送来。这使我失去与他们见面畅谈的机会，还让他们失望久等。我现在想起还感到对不起当时鲁迅先生的一片精心的安排，他是要我带着妻子和初生的婴儿一同赴宴的。

不久我们在别的情况下见面了。见到了这一对来自被敌人占领的国土，而用笔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青年夫妇，是使我高兴的。尤其是萧红，我觉得她很坦率、真诚，还未脱女学生气，头上扎着两条小辫，穿著朴素，脚上还穿的是球鞋呢。没有当时上海滩上的姑娘们的那种装腔作势之态。因此虽是初次见面，我对他们就不讲客套，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了。

后来她将她的中篇小说给我看了，告诉我它还没有名字，又希望我能为它写序。我当时就辞谢了，要他们仍请鲁迅先生写。但是鲁迅先生在和我闲谈中，却叫我写，说他一人写两本书的序，不太好，又实在没什么好说，就叫我写一篇。我就答应写一



篇读后记。

读了这个中篇，我吃惊于作者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的感觉，用字的大胆，和特殊的风格，这是一个有着发光的才华的未来的女作家。我在后记里这样写了——

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，发着颤响，飘着光带，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。

然而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。第一，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，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，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，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。第二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，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。个别地看来，她底人物都是活的，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不凸出，不大普遍，不能够明确地跳跃在读者底面前。第三，语法句法太特别了，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表现的新鲜的意境，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，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。我想，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，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，受到更强的感动罢。

当时我这样写，并不是苛求。因为她是有能力克服这些短处或弱点的。作为一个朋友，我应尽的责任，就是向她说心里的真话。这在今天萧红热的浪潮中，当然就不合时宜了。

他们的两本书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为民族解放斗争增强了力量，也为我们左翼文艺工作带来了新的气息。由于是自费印的，发行很困难。我曾从鲁迅先生那里，十本二十本的拿去，交给当时左联的工人文艺小组代为推销。说老实话，那时我带着那么一大包不合法的书，如果遇到了巡捕（上海租界的警察）抄靶子（搜身），是有被捉到官里去的危险的。

萧红后来又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有些实在写得好，看得出在文字修饰和对人物刻画方面有很大的进步。我常忍不住

在萧军面前夸萧红。我说：“她在创作才能上可比你高，她写的都是生活，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，活的。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，好像我们都很熟悉似的。而你可能写得比她的深刻，但常常是没有她的动人。你是以用功和刻苦，达到艺术的高度，而她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……。”一向非常骄傲的萧军，在这方面他是完全承认了的。只不好意思地笑笑说：“我也是重视她的创作才能的，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。”这时萧红多半是很委屈的撇了撇嘴。

这两本书销售很好，不久他们就成了名作家了。卖稿不成问题，还有人拉拢捧场。这时生活好了，不用发愁了，同时也就滋生了高傲情绪。尤其在他们夫妇之间，我感到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。

八·一三上海沦陷后，我们相继到了武汉。当时我创办了《七月》文艺月刊，他们很乐意帮助我，并成为我的同人之一。不过在火热的抗日斗争时期，他们一下子还无法投入似的，未能写出反映抗日的令人满意的作品。他们自己可能也感到了，就答应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去教书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我当时是十分希望并祝愿他们能获得双丰收，为革命文艺和抗日战争贡献力量！

第二年初夏她回武汉了，而伴同她回来的是 T。当她告诉我已与萧军分离了，我并不吃惊，我一直感到他们迟早是会分开的，但是目前这种情况，可使我迷惑不解了。我向她坦率地表示了我的意见，可能伤了她的自尊心，尤其使 T 感到不高兴。这以后，我们就显得疏远了。

在重庆，我们又再见，她常来看我们，如果是她一个人来，我们谈得很好，如果是他们两个人，就显得无话可说似的。可能是

我不愿说，她不敢随便说。

有一次她一个人来我家看我，我不在，我妻子将萧军新近寄来的新婚照片给她看了。她看后好半天没有作声，看出这在她的感情上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她没有等我，就匆匆的走了。后来我们虽同住在北碚乡下，我只听靳以告诉我，她生活方面的一些不愉快的情况，她一直没有来看过我们。可能这与照片有关，她把我看做是萧军党了吧。

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，随 T 乘飞机去香港了。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？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为她熟悉的朋友和群众？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、陌生的、言语不通的地方去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也没有谁能知道她的真正的目的和打算吧？这样她就和我们远离了，她的情况我们就无法知道了。

一九四〇年，我也到了香港。不久知道萧红健康情况不佳，住在家里养病，我去看过她。

她比过去显得更瘦、更苍白。虽然躺在床上精神倒还好，很高兴地和我聊天，记得她当时很兴奋地说：“我们办一个大杂志吧？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找来写稿子，把萧军也找来。”她又说：“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，我去信要他来，只要他能来，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。”

她的这种怀旧的心情，我是能理解的，但是她为什么这样寂寞、孤独呢？我只能劝慰她，希望她好好保重身体，安心养病。以后是能见着这些老朋友的，还有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呢！

香港沦陷时，我们逃离香港，都不知道她的情况。一直到我们到了桂林后，才从骆君口中得知她已病死在香港医院了。

她到香港后写的作品，我没有能读到，不敢妄加评语。但这

一位有才华的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为民族解放战争、为控诉旧社会的暴行进行过斗争的革命女作家，未能完成历史赋予她的使命而带着一颗破碎的孤寂的心，只三十一岁的青春，就含恨地与世长辞了！怎能不使我们感到痛心和惋惜！

人们并没有忘却她，给予了她生前未能得到的热情的爱戴和荣誉，这是可以告慰她于九泉之下的！

胡风口述 梅志整理

一九八一年除夕夜

## 目 录

悼萧红 (代序) .....	胡 风 1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.....	1
蹲在洋车上 .....	3
家族以外的人 .....	9
失眠之夜 .....	45
王阿嫂的死 .....	49
看风筝 .....	59
夜风 .....	65
手 .....	74
王四的故事 .....	90
牛车上 .....	95
桥 .....	106
旷野的呼喊 .....	119
山下 .....	146
逃难 .....	172
朦胧的期待 .....	180
小城三月 .....	189
萧红和她的文学创作 .....	王 述 213
萧红著作编目 .....	王 述 223

##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

一九一一年，在一个小县城里边，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。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——黑龙江省——所以一年之中，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。

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，对待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，甚至于无情。

有一次，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，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。房客的家属们哭着，诉说着，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，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了还了回去。

为着这两匹马，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。“两匹马，咱们是不算什么的，穷人，这两匹马就是命根。”祖父这样说着，而父亲还是争吵。

九岁时，母亲死去。父亲也就更变了样，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，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。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，每从他的身边经过，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：他斜视着你，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往下流着。

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，围着暖炉，围着祖父，听着祖父读着诗篇，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。

父亲打了我的时候，我就在祖父的房里，一直面向着窗子，从黄昏到深夜——窗外的白雪，好象白棉一样地飘着；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，则象伴奏的乐器似地振动着。

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，而后再放在我的头上，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：

“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。”

二十岁那年，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。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“长大”是“长大”了，而没有“好”。

可是从祖父那里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

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

## 蹲在洋车上

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。

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祖母常常进街。我们并不住在城外，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！有一天，祖母她又要进街，她命令我：

“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！”

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，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，叫斗篷作斗风，所以祖母学着我，把风字拖得很长。

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，每次进街的时候，她问我：

“你要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皮球。”

“你要多大的呢？”

“我要这样大的。”

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，好象张着的，鹰的翅膀。大家都笑了！祖父轻动着嘴唇好象要骂我一些什么话，因我的小小的姿式感动了他。

祖母的斗风消失在高烟囱的背后。

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什么皮球也没带给我，可是我也不追问一声：

“我的皮球呢？”

因为每次她也不带给我；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时候，我仍说是要皮球，我是说惯了！我是熟练而惯于做那种姿式。



祖母上街尽是坐马车回来。今天却不是，她睡在仿佛是小槽子里，大概是槽子装置了两个大车轮。非常轻快，雁似的从大门口飞来，一直到房门。在前面挽着的那个人，把祖母停下。我站在玻璃窗里，小小的心灵上，有无限的奇秘冲击着。我以为祖母不会从那里头走出来，我想祖母为什么要被装进槽子里呢？我渐渐惊怕起来，我完全成个呆气的孩子，把头盖顶住玻璃，想尽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槽子。

很快我领会了！看见祖母从口袋里拿钱给那个人，并且祖母非常兴会，她说叫着，斗风几乎从她的肩上脱溜下去！

“呵！今天我坐的是东洋驴子回来的，那是过于安稳呀！还是头一次呢，我坐过安稳的车子！”

祖父在街上也看见过人们所呼叫的东洋驴子，妈妈也没有奇怪。只是我，仍旧头皮顶撞在玻璃窗那儿。我眼看那个驴子从大门口飘飘的不见了！我的心魂被引了去。

等我离开窗子，祖母的斗风已是脱在炕的中央，她嘴里叨叨地讲着她街上所见的新闻，可是我没有留心听，就是给我吃什么糖果之类，我也不会留心吃，只是那样的车子太吸引我了！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！

夜晚在灯光里，我们的邻居，刘三奶奶摇闪着走来，我知道又是找祖母来谈天的，所以我稳当地占了一个位置在桌边。于是我咬起嘴唇来，仿佛大人样能了解一切话语。祖母又讲关于街上所见的新闻，我用心听，我十分费力！

“……那是可笑，真好笑呢！一切人站下瞧，可是那个乡佬还不知道笑自己。拉车的回头才知道乡巴佬是蹲在车子的前面，放脚的地方，拉车的问：

‘你为什么蹲在这地方？’